

当今外地人来上海,找旅馆住宿当然不在话下。高档的带几颗星的宾馆、中档的饭店、一般的招待所,还有锦江连锁、汽车旅馆、个体旅社,甚至还有交钥匙的家居式公寓旅舍,一句话,有得依挑了。而且动身前一只电话一张传真,或者互联网上揪一下鼠标就可搞定。而过去则不然。

大家住“日本旅馆”

由于工作关系,我从年轻到退休的 30 多年时间里,经常要到上海出差,每年少则五六趟,最多的一年来了 13 趟。回想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到上海找旅馆住宿的往事,还真有点不堪回首的感觉。

记得上世纪 60 年代,上海许多稍微上档次的饭店宾馆都是对内的,是专门接待各归口人员的,讲究级别,要介绍信七转八转才能入住。当时我在温州味精厂工作,是工厂里的小八腊子, 来去又频繁,所以只能找那些一般旅馆或小招待所住宿。每次一到上海,我就一家一家地寻,有得住就蛮好了。事实上,一些小旅馆也都有许多长包客人,所以找到住宿并非易事,而在上海市区的黄浦区则更难。

有一次,我和老厂长等 4 人从老北站下车出来,天才刚刚黑,但一直寻到快夜里 9 点还没有找到旅馆。天又下着雷阵雨,我们只好在大世界附近一个小旅馆门口躲躲雨。这时账台上的爷叔看我们身上都淋湿了,很同情地说:“都这个时候了,肯定是找不到旅馆了, 这里还有个 小阁楼,给你们 4 床被头,你们打地铺好吗?”无奈之下也只好如此了。好在阁楼地板倒清爽,还有一只小窗洞可以透气,只是人要稍微弯腰低头才可站立。于是我们白天出去办事,晚上回来脱了鞋就钻进阁楼歇息。老厂长幽默地说:“这次大家住日本旅馆,睡榻榻米。”

有时还有更尴尬的,若实在找不到旅馆,只好住到浴室里去。记得有一次我“下榻”在湖北路一个浴室,等晚上快 10 点钟浴客走光后,才能进去睡在躺椅上过一夜,第二天一大早就要请你走人,因为浴室白天还要营业的。还有一次是住在延安路附近的一个浴室,刚好是从北方长途到上海,一身肮脏,进去后就痛痛快快沐浴。大浴池里只有几个人,不花一分钱,倒也实惠。我的一位同事,还有过在理发店住宿的经历。那次两张活动钢丝床已有两位早到的客人睡了,他只能像胡子那样躺在理发椅上,两只脚荡在那里一夜不能落实。

竹筐里的生灵

这天是渐渐热起来了。逢着不下雨的时候,家门口那条小街上总是很热闹,卖什么的都有。

这两天常常看到有人卖小鸡小鸭子,扁担两头挑着竹筐,筐里毛茸茸金灿灿的一片,脖子伸得老长,争先恐后把小脑袋往上探,叽叽喳喳地叫唤,又漂亮又可爱,忍不住想捧起来摸一下。

不少放学经过的小学生瞧见了,蹲下来问价格,一块钱一只,于是央爷爷奶奶给买两只。伸手进去捉了,塑料袋拎着,欢天喜地回家去。

想起去年这时候,我也曾经买过小鸭子,听说多一点好活,就一口气买了 4 只。放在家里拿个纱网罩着,它们在里面撒丫子跑,活蹦乱跳,看得我开心不已。放它们出来,一时间四处乱窜。我轻轻一跺脚,它们扭头望望,齐刷刷跑过来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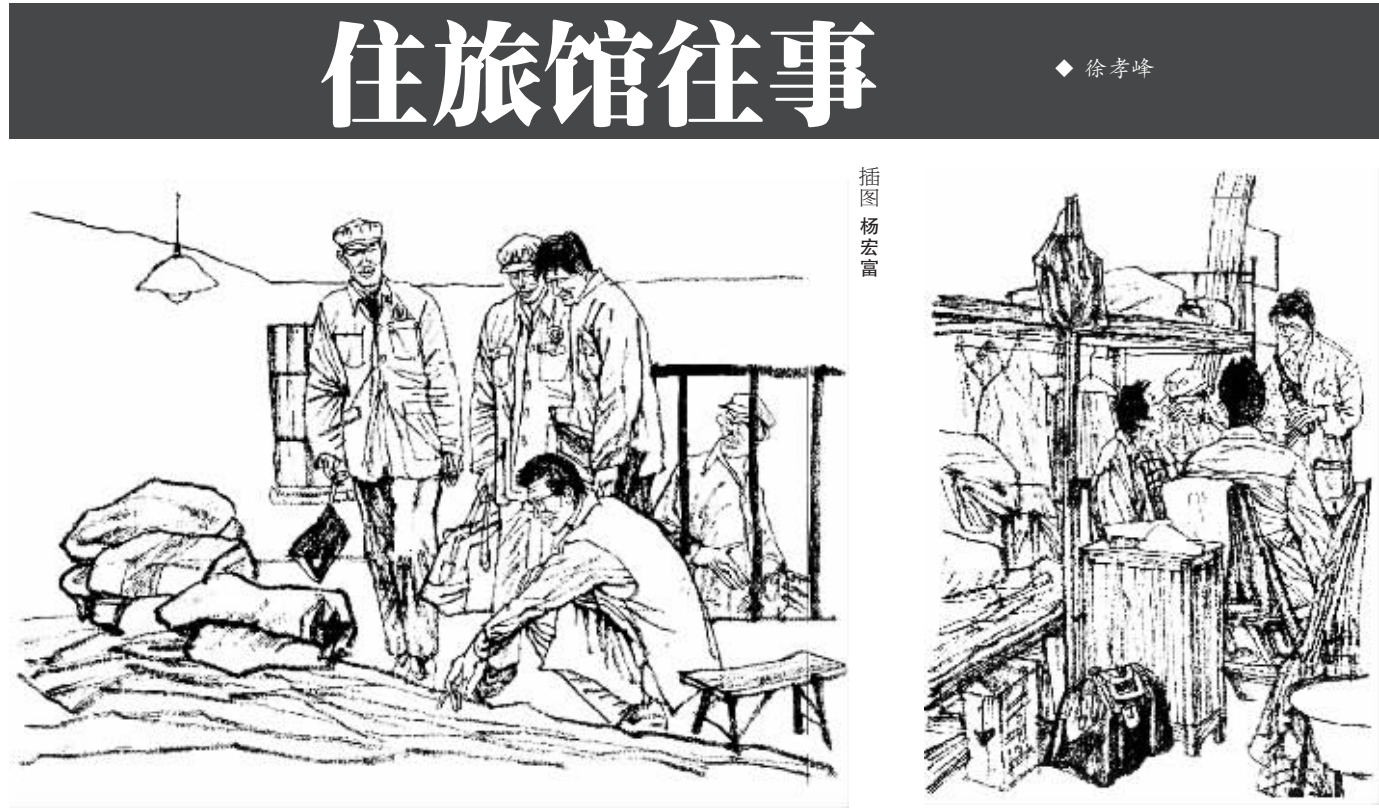


插图
杨宏富

遇熟人“雪中送炭”

找旅馆如此难,不得不想办法。有一回我住在山东路上一个小旅馆,是一个石库门砖木结构的老房子,很安静也干净,是个理想落脚点。账台上负责的黄师傅 40 多岁。那时正是“文革”最狂热的辰光,老黄热衷于“请”“红太阳”像章,我就把别在身上的像章奉上,回到温州又弄了十多个当时最热门的品种寄给他,因此联络了感情。投桃报李,

温州客缘聚“国光”

大约是上世纪 70 年代初,那时候有了新规定,旅馆不能自己直接找了,要凭介绍信到专门的旅馆业服务站去排队分配,凭服务站开出的 2 小时内有效的单子再到旅馆报到入住。黄浦区旅馆业服务站在贵州路,是一个只有百来平方米的大厅,一两百人排队就会排到门口去。那时候温州交通闭塞,温州人外出各地,先要乘客运轮船到上海,温州人调侃说是只有“死(水)路一条”(温州话里水与死两字同音)。轮船一天或隔天一班,船一到公平路码头,1000 多人一窝蜂轰出来,一歇歇许多老面孔又在贵州路服务站轧来轧去了。夏天汗臭弥漫,冬天则在冷风中哆嗦。服务站虽然有三四个分配窗口,但一天只分配三次,分别是上午 8 点、中午 12 点与晚上 8 点。这一轮分光了,小窗洞一关,你只好排着等下一

以后我再来上海,或者先来封信,或者一到上海就直奔山东路,老黄总是想办法把我安排下来,实在无床位就先在他的值班室过一夜,对我照顾得算是周到极了。

记得一个初夏的凌晨,我送人上北站赶火车,回来时天刚刚亮。当我走到河南路延安东路转角上,看到一个温州熟人正疲惫地靠在栏杆上。他是我过去单位的领导,是个很厚道的党政干部。一问之下,才知他因胃病久治不愈,这次由妻子陪伴

转诊到上海求医。昨晚他们到沪后先在亲戚家落脚,但亲戚家母女两人也只有一个房间,于是妻子在那里拼铺,他只好出来找旅馆。但找到深夜也没有找到,只好在马路上兜圈子。他一个病人一夜未睡,脸色都灰白了。我赶紧带他到旅馆里求黄师傅帮忙。老黄把大房间窗边的方桌子撤掉,临时给他加了一张铺,总算把他安顿下来。后来他在上海治愈了顽疾,几年前碰到,他还感谢我的那次“雪中送炭”。

轮。我就有在寒冬腊月排过夜的经历。若一个人出差,背着行李挤在队伍里饿肚皮,上厕所要跑到隔壁马路的弄堂里,实在是苦头吃足。

“文革”结束前的那一两年,“阶级斗争的弦”绷得紧紧的,这时所谓的“温州盲流”很多,大都被认为有“资本主义投机倒把”的嫌疑。因此服务站又另有规定,持一般介绍信的温州人都集中分配住宿到九江路的国光旅社。这是一座三层楼的挺破旧的房子,里边像鸽棚一样拥挤,大都是五六个人以上的大统铺房间,有的还是双层格子铺。此处的管理抓得很紧,楼梯口就坐了一位戴红袖套的阿姨,警惕的眼光不断扫描着出入的温州旅客。

一个地区的旅客要集中住宿,这在全国也是很稀奇的。我有一个铁哥们,是 30 多年来的挚好朋友,就是在国光旅社同房间认识的。他是崇明人,温州邮电局的总工,回家探亲或出差经过上海,因持的是温

州单位介绍信,所以只能享受“国光级”的待遇。多年来,我们节假日相聚,酒酣耳热之际,还常会“为缘聚国光旅社再干一杯”。

在国光旅社住了近 2 年,后来一位上海亲戚来看我,看里边实在太嘈杂了,说想办法给我改善一下。他在中百十店工作,中百十店有个招待所,是专门接待全国各地到公司来的购销人员的。招待所就在商场楼上,由西边的大门出入。我的亲戚向主管的科长说情,承诺由他负担保证责任,于是给我开了一个后门,让我住进了中百十店招待所。听说此处解放前是有名的大东饭店,硬件确实是一流的,照现在的标准,起码是三星的标房,楼上来来就是上海乃至当时中国最繁华的地方。如此一步登天,我因此备受那些“老国光”刮目相看,纷纷来探询我有何秘笈。又有 2 年的光景,我的亲戚调到另一单位去了,我也不好意思再去麻烦他,于是我又重返“老国光”。

派专人进驻上海

记忆中上世纪 80 年代初,上海旅馆还不是很好找的。有一次因一个引进设备项目,港商嫌去温州交通不方便,约定在上海洽谈。我们急匆匆赶到上海,找来找去临时只能在四川北路一家饭店住下。那晚在港商住的华侨饭店谈到 12 点多钟,才把协议定下来,回来时电车末班车时间已过,轿车(那时还不叫“打的”)也叫不着,只能从人民公园门口一直走到四川北路,足足走了一个钟头。而那个时候我们单位里来上海出差的人员越来越多,采购、调运、参观学习、开会交流、商务洽谈、项目协作与经沪中转等等,有一个月我就到上海某设计院去了 3 趟。大家往往都为找旅馆浪费许多时间。此时我们单位正好调入一个在乡镇企业已拼搏多年的供销员,这个同志交际能力很强,单位就让他来上海安营扎寨,要他专门解决去上海的住宿问题。好在不久随着进一步的改革开放,各行各业冲破固有的条条框框,市场经济如春潮涌动,上海的旅馆也如雨后天春笋一样处处破“门”而出了,我们这些外地的“老上海”再也不用为此而烦心。于是,再到上海出差,找个旅馆就很方便了。

代书

读大一的外孙,要我帮他写点材料,我随口说了一句:“你读大学了,写点东西还要外公相帮!”

“外公——”外孙拖长声腔叫道,然后将一张打好字的材料摊在了桌上。透过老花眼镜才看清楚是张介绍信,我狐疑地望着外孙,搞不明白他还要我帮他写什么。外孙告诉我,他在假期里准备和同学一起去一家单位打工,同学拿来了这张介绍信,准备一起去办理打工手续。

“介绍信上不是都写清楚了吗,你还要外公写什么呢?”我不得问他。

“外公,你真是,你没看见介绍信前边空白的地方,还要填上我的名字吗?”外孙真怪地说。

“啊,难道说你这个大学生连自己的名字也不会写?”这下我真被弄得莫名其妙了。

“外公,我还没读书的时候,你

已经教会我写自己的名字了。现在呢,不是会写不会写的问题,而是你从小告诫我,说我将来长大了,每到一个小单位,人还没到,字就先到了。字写得好坏,给人家的印象就大不一样。所以今天我让外公替我签上名字,就是好让人家领导有个好印象呀!”

外孙的话,像是将了我一军。

外孙读小学一年级的时候,与我同住,做小学教师的外婆,手把手地教他写汉语拼音和方块字。可是后来他回到女儿家中,他的父母忙于赚钱和家务,疏于对他的辅导,以至于外孙写的字歪七扭八不成个样子,实在“拿不出手”。

现在,外孙要去单位打工了,没想到他的“招牌字”竟成了问题。我缓缓提笔,无奈地在介绍信的空格处,填上了外孙的名字,是用正楷写的。

◆ 彭婧

过抹到一边去也就罢了,只是再也不会去买。直至今今天,看见街上孩子和贩子的买与卖,心里还是很舒服。虽然买回心里,但一筐筐的小生命让我看见的却总是阴影,挥之不去。

听说刚出生的雏禽,如果离开母亲的翅膀,没有足够的温暖与合适的环境,根本存活不了,再精心的照料也没有用。原来它们挤在竹筐里面此起彼伏的叫声,它们在夜里不绝于耳的叫声,不是因为新鲜和喜悦,而是恐惧和寒冷啊!

用金钱买回生命却看着它们死亡,无论如何都是一件残忍的事情。人比起其他物种,似乎生来就多一些肆意拥有的权力。但若是不能妥善照顾,不如放弃,否则便是不可饶恕的残忍。

有一些道理,我们先懂了,小孩子才会懂得,不是吗?

◆ 杨诚